

# 外交工作回憶(二)

熊應祚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第二一〇頁)

## 仰光蒐集軍事情報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敵攻近武漢，十月廿五日國軍撤離武漢，軍事委員會向衡陽撤退，設行營於南嶽山之教會學校。委員長蔣公蒞臨坐鎮。十一月八日敵機猛炸長沙、衡陽。十二日岳陽失陷後。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誤信謠言，指示長沙軍警主管於十六日深夜實行焦土政策，縱火焚燒市區。釀成重大災害。軍委會懲辦肇事人員，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察局長文重孚等處死刑。廿五日南嶽軍事會議閉幕後，各級將領遵令暫時疏散粵漢路軍到桂林，一部份將領留在桂林成立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其餘人員奉令在三個月之內到重慶集合。軍委會官員與眷屬人數衆多，一時無法供給交通工具，行動深感困難不便。我到桂林拜見雙親，在七星岩附近居住，休息兩日後，即搭乘中國旅行社之小轎車，轉赴廣州灣，搭船到香港探視家人。

在香港勾留數月待命，一九三九年四月奉軍委會電催促赴重慶候命。到渝即向軍委會辦公廳報到，九月初歐戰爆發，奉命派赴仰光。任上校調查員。辦理國際情報與觀察敵軍在緬甸越南泰國之活動，軍令如山，情勢緊急，軍書旁午，自重慶搭乘軍機起飛往香港，飛機經過桂林時，未得停留拜見雙親。今尤引為遺憾。

十月初偕眷由香港轉赴仰光任所，對外仍用外交官員身份為行政院駐仰光代表外交部次長曾養甫之助理。我的工作直屬軍令部第二廳指揮，二廳即情報廳，除重大事件，須立即拍發電報呈報外，每星期須有情況觀察之報告與日人在緬活動之報告。

一九四〇年夏，軍委會考察團十餘將校由辦公廳主任商震將軍率領到仰光與英軍將領晤談後，分成四小組，到緬甸各地偵察兵要地理形勢，為他日用兵之準備。任務完成後，考察團轉赴印度考察。考察團離緬後一星期，我忽奉電令飭立即到緬泰邊境視察軍用路線，我電呈第二廳謂考察團曾在緬甸多日對緬泰邊境有詳細考察記錄。請准我飛印取得記錄後親自飛渝呈交，未獲批准，電令堅持必須親自視察，但來電並未詳為指示，應偵察那些要點。迫不得已我祇好擬定考察緬泰邊境道路種類路面情況，橋樑大小及載重量，河流寬度，公路兩旁情形，是否有森林及坡度之大小等項目，並向總領事館借調沈祖激副領事隨同前往，二人同坐在汽車上作記錄，一人記錄一邊，較為正確。

到曼德勒後西北部便是十萬大山區域，山路崎嶇，一般司機不敢問津，須願用專門行駛山路的司機駕駛。行約三日抵達緬泰邊境之景棟鎮，該公路係緬甸的軍用路線，往來車輛甚少，路面狹仄，遠不如滇緬公路之寬闊，途中常見豺狼與猴羣，生番男女，見汽車即飛奔向樹林隱避。亦常見到婦女們，服短裙，打裸腿，狀似戎裝，據聞係孔明到緬作戰時之女兵裝束，遺留下來者。景棟居民大多為擺夷，係旱擺夷，新年時貼有春聯，一如我國鄉村情況，其婦女們均甚清秀美麗，而服飾則甚樸實，喜用淡白淡藍色頗為美觀。在景棟適逢擺夷的潑水節，是日婦女們持水桶，對着她所看中的男士潑水，表示愛慕之意，又稱情人節，是非常奇異的風俗。

在景棟休息兩日，回程時經過一轉彎處所因路面太仄，汽車四輪忽不能旋轉，且有一車輪已伸出路面，司機大喊開車門跳下，由他慢慢應付

，方將汽車移到路邊，情況非常危險。如若墜入五六千呎之懸岩，失蹤後必無可能被人發現。歸途經由緬甸軍用公路轉赴臘戍。正值英國封鎖緬甸公路時期，不能向中國邊境前進，遂折回仰光，將偵察所得詳情繪圖呈報，即電軍令部呈請辭職。旋得覆電所呈報告已整理後呈層峯核閱，奉委座命傳令嘉獎，辭職不准，並予慰留。

往後日軍向越南與泰國侵略，一般報導謂日軍與越南成立軍事同盟必由滇越路進攻中國，但我個人觀察日軍志在切斷滇緬路，故有聲東擊西之姿態，果不出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即於十二月十二日空襲仰光。十九日日軍進攻突破緬邊境，廿三日日軍進抵緬甸之平甸，向仰光進發。中國遠征軍第六軍前鋒一團已到達緬甸之孟養，旋英軍總部派員告我認爲中國入緬部隊服裝襤褸，武器亦差，請另派精銳部隊前往，我電呈軍令部後重慶當局頗爲不悅，部隊亦停止前進，待到二月七日英駐渝軍事代表團長丹尼少將奉命聲明歡迎中國遠征軍從速開入緬甸作戰後，中國大軍方進入緬境協助英軍作戰。

## 預報世界大戰爆發

日本偷襲珍珠港一星期前，我在仰光探悉英軍已奉令備戰，當即於十二月二日拍發一通電報告「太平洋戰事(世界大戰)爆發在即，英軍奉令備戰」。一星期後十二月八日，日本即偷襲珍珠港，展開戰幕，美主力艦奧克拉克馬號被炸沈，損傷慘重，新加坡馬尼拉與香港陸續被日軍佔領

，軍令部因我之情報正確，傳令嘉獎，並奉命改武官待遇月薪給美金八百元，較原薪多一倍。此爲平生第一次之特殊待遇，並正式公開派我爲駐緬甸之軍事聯絡官，因之每日必到英軍司令部探取情報，頗受英軍之敬重。

有一次到英軍總部見有軍官焚燒大量檔案，並將傢俱運出司令部，當即急電向軍令部報告，旋即奉到電令「如英軍，由仰光撤退，不得隨軍撤退，仰即潛伏。」當即覆電「職現任軍職中英印緬人士結識者甚多，實無從潛伏，亦有違辦事情報原則，應請收回成命。」旋得覆電，飭「不得擅離緬境並派一電臺來緬協助。」後來委員長蔣公抵印度視察與印度總督及印軍總司令哈特萊見面，電飭侯騰將軍前往面授機宜時，侯騰即袖呈委座，准予將我調查員職務撤銷改派爲駐印緬軍事代表團任上校聯絡官，在侯騰代表辦公處服務。

不數日有一年青軍官來見，聲稱是軍統局直轄電臺臺長，有職員廿餘人，奉命前來我處報到。當即告知我已奉命調職不能接收，並囑他以後不再來我處以免貽誤公務。因我已公開爲軍事聯絡官誠恐緬方之奸細注意於他不利，事後得悉該青年臺長，被日軍斬去其兩臂。其屬員亦多遇害。軍統局愛國志士爲國犧牲，令人崇敬尤不勝惋惜之至。

侯騰代表尚未到緬前有一小隊華僑青年尉級軍官廿人，由一上尉某率領，係重慶派來，赴新加坡參戰者。並有一女子偕行，抵達仰光時，新加坡已淪陷，無法前往，駐仰光榮寶豐總領事因

我係軍事委員會駐仰光之軍事代表，交由我率領，薪餉每天每人緬幣貳元，則由總領事館負責發給，俟我大軍進入緬甸時，即移交與部隊編入作戰。因我在城內中心區曾徵用一緬商私宅有空房一棟，可以容納。我再三囑告該隊人員赴外採購糧食時不准着軍服，以免緬奸注意。

## 眞想槍殺驕橫美軍

往後俞飛鵬部長飛抵仰光，主管美方租借物資。問我何需要，當即請求發給軍用轎車二輛，卡車一輛，手提機關槍兩挺，當蒙俞部長批准撥發，因重慶除派侯騰爲首席聯絡官外，另有朱文科中校，因我原有自備小轎車，不能在山區行駛，又請英方再撥別克轎車一輛，交由侯騰代表使用。俞部長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來到仰光下令我駐仰光文武人員一律即日撤退，當即通知舍侄熊安仁與顧維鈞大使之公子顧德昌，同時撤退，伊二人係空軍總部由美國華盛頓調來仰光之航空工程師，負有接收飛虎隊所用之一百架飛機裝置備用之任務。我於離仰光前，曾奉急電飭趕日到緬中唐磯，參加軍事會議。當時我遠征軍正準備大批來緬作戰，國軍師長十餘人均已前來唐磯參加會議，需我趕往擔任傳譯。俞飛鵬部長下令翌日中午由仰光撤退時，無線電臺報告，距仰光市百餘哩之庇古已失守。我如繞道而行，需時三天方可到達緬中唐磯。決仍由原路前進，但可能發生遭遇戰，我以軍令不敢違，只得冒險前進，後來發覺庇古並未淪陷。係謠傳失實。途中曾發現滿載軍用物資之美援卡車百餘輛在焚燒中。

據緬人報稱：係美國某軍官下令焚燬美援卡車以免資敵。抵曼德勒後正擬向俞部長報告時與美軍官赫彌騰中校在一小飯店中相遇，當即向其責問為何下令焚車，伊態度蠻橫答我無權過問，他係奉華盛頓命令執行，並將一坐椅踢出十餘尺以外，以示其威風。我被其凌辱，實忍無可忍，擬當場予以槍決洩憤，同行之曾慶集兄係軍統局駐緬人員，勸我忍耐，唯恐事態擴大，於我不利，乃忍氣吞聲。下午抵達唐磯時，中英雙方將領都已到達，立即開會研商作戰策略決定後，我翌晨即趕赴梅苗。

抵達梅苗後即赴英軍總部接洽徵用民房作為辦公及住家之用，辦公廳為一相當寬敞之六房，徵用之住宅係已離去之英國木料商人之住宅，房屋相當寬敞，一切設備齊全，且有防空洞之設備，有印度僕人八人，黑犬兩匹，足見英國大商家在緬甸之豪華生活。英軍總司令係由英國派來之亞力山大將軍，我前敵總司令羅卓英與美方代表史迪威將軍亦均到達。每晨八時即在我前方指揮部開會報，英美各派參謀若干人參加，侯騰亦列席，因他英語有限，由我代為主持會議交換情報，戰略後動亦在商討之列，每次主將開會會談，亦由我傳譯。晚間即發密電報告重慶統帥部。參戰最高指揮部為駐臘戌之參謀團，軍令部次長林蔚率將校廿餘人在臘戌成立指揮總部，距梅苗有百餘哩，整日與梅苗前線指揮部用電話聯絡。

### 蔣公伉儷前線視察

中國遠征軍共派遣第五軍與第六軍，共約八

萬人，日軍佔領新加坡後，即派遣第十二、三十三、三十五師團及泰軍兩師共十餘萬人集結緬南泰北地區，分三路進攻緬甸。(一)以第卅三師團沿伊洛瓦底江東岸進犯普樂美。(二)以第五十五師團沿仰光至曼德勒鐵路北犯同古。(三)第十八師團則自泰西經景邁向西進攻。我遠征軍兼程馳援，以缺乏交通工具行動受阻未能及時殲敵，仰光淪陷後，英軍潰敗北退。我軍乃佈防同古一帶，準備迎擊日寇。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五日敵迫近同古與我第二百師戴安瀾部展開激烈戰鬥，敵人除以飛機戰車猛攻外，復使用毒氣。國軍堅守四晝夜，雙方傷亡慘重。敵軍四月一日陷普羅美，十六日竄至仁安羌，包圍英緬軍數千人。

某晚半夜史迪威將軍忽來我寓所扣門甚急，開門後見係史將軍，他請我從速上車同去謁見羅卓英總司令，要求從速遣派援軍馳援被困之英緬部隊。

羅卓英總司令立即派師長孫立人部赴援，孫立人師長率一團往救，將英緬軍全部解圍救出。而全線則被日突破，集中飛機數十架戰車卅餘輛，改向我臘戌方面進攻。我軍奮勇迎擊，搏戰至廿九日，以傷亡慘重，我向晚町撤退。五月三日晚町淪陷，我軍退至怒江西岸，五月九日敵陷緬北大鎮八莫與密支那。二十三日與我激戰於摩哥克山區，戴安瀾師長殉國。

我二百師及九十六師先後經騰衝向怒江東岸轉進攻敵。其他部隊則經密支那西北之深山叢林，向印度撤退。此役我軍傷亡達兩師之衆。

在由緬撤退前，委員長蔣公偕夫人曾於四月五日飛梅苗前線視察，與英軍總司令亞力山大及美史迪威將軍會商後史迪威將軍面呈作戰計劃三頁時，係由蔣夫人任傳譯，董顯光與侯騰陪侍，我未獲參加。

事後董顯光次長出示史迪威之作戰計劃三頁，密囑在兩小時內譯好，往呈委員長。因董顯光之英文甚好而中文不靈活，侯騰之中文好，而英文無法應付。侯騰於一九三六年參謀本部舉行遴選學員保送赴美參謀大學學習一年，我曾被聘為考試委員，侯騰與杜建時兩人被錄取，到美只學習一年，其英文程度實有限，我立即執筆譯出，並用正楷抄錄全文，等委員長蔣公午睡起身時，立即面呈。委員長連稱「好好」。

我對英軍司令亞力山大將軍印象甚好。在某次軍事會議時，我方將領囑我向亞力山大將軍報告，英軍官不肯合作，我們急需食用食鹽及鐵絲若干噸，我方要求英軍供給，均答沒有；待某城陷落前夕，方始告我可以到該城市搬運。

亞力山大將軍聽後大為震怒，當場斥責其軍需人員。

會議後要求與我林蔚參謀團團長密談，亦由我傳譯。亞力山大說：英軍有坦克車一百輛擬送給我軍。但時間倉促，亦無法移交，至為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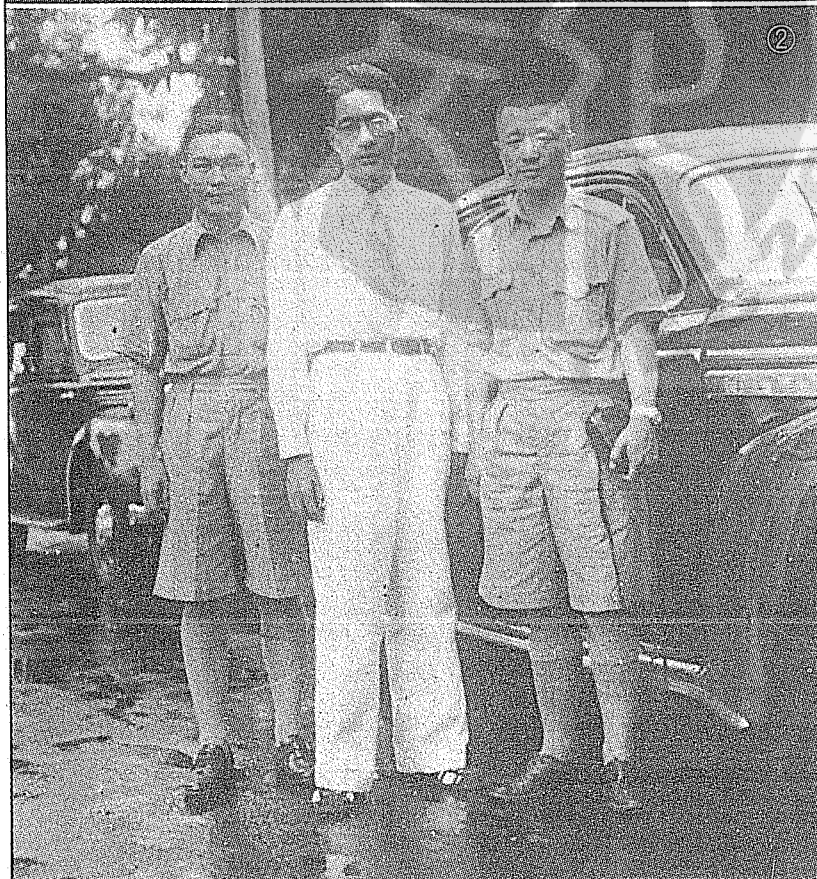
(未完)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  
文摘「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



①「外交工作回憶」作者熊應祚(右二)與顏惠慶(右四)黃芸蘇(左三)合影。

②熊應祚(中)在緬甸與杜聿明(右)侯騰(左)合影。(文見第10頁)





①1972年熊應祚夫婦與張大千夫婦合影。

②1931年十二月熊應祚與陳淑貞女士結婚時留影(文見106頁)

